

馬率加特奴等千五百人掩擊北匈奴於閭吾陸谷壞其廬落斬數百級獲單于母李母及婦女數百人  
季母母也牛羊十餘萬頭車千餘兩兵器什物甚眾四年春北匈奴呼衍王率兵侵後部帝以車師六國接  
近北虜為西域蔽扞乃令敦煌太守發諸國兵及玉門關候伊吾司馬合六千三百騎救之掩擊北虜於  
勒山漢軍不利秋呼衍王復將二千人攻後部破之桓帝元嘉元年呼衍王將三千餘騎寇伊吾伊吾司  
馬毛愷遣吏兵五百人於蒲類海東與呼衍王戰悉為所沒呼衍王遂攻伊吾屯城夏遣敦煌太守司馬  
達將敦煌酒泉張掖屬國吏士四千餘人救之出塞至蒲類海呼衍王聞而引去漢軍無功而還永興元  
年車師後部王阿羅多與戊部候嚴皓不相得遂忿反畔攻圍漢屯田且固城殺傷吏士後部候炭遮  
領餘人畔阿羅多詣漢吏降阿羅多迫急將其母妻子從百餘騎亡走北匈奴中敦煌太守宋亮上立後  
部故王軍就質子卑君為後部王後阿羅多復從匈奴中還與卑君爭國頗收其國人戊校尉闔詳慮其  
招引北虜將亂西域乃開信告示許復為王阿羅多乃詣詳降於是收奪所賜卑君印綬更立阿羅多為  
王仍將卑君還敦煌以後部人三百帳別屬役之食其稅帳者猶中國之戶數也

論曰西域風土之載前古未聞也漢世張騫懷致遠之略前書張騫漢中人為博望侯武帝時上言大夏及安息大宛之屬大國奇物誠得而以義屬之  
則地廣萬里帝從之班超奮封侯之志超少時家貧投筆歎曰丈夫當如傅介子張騫立終能立功西遐羈服外域  
乾隆四年校刊 後漢書卷一百八列傳 九

自兵威之所肅服財賂之所懷誘莫不獻方奇納愛質露頂肘行東向而朝天子故設戊己之官分任其  
事建都護之帥總領其權先馴則賞金而賜綬綬謂印文也漢舊儀曰銀印省龜紐其文刻曰某官之章後服則繫頭纓而繫北  
關立屯田於膏腴之野列郵置於要害之路馳命走驛劉敞曰驛案當作驛說同上不絕於時月商胡販客日款於塞  
下其後甘英乃抵條支而歷安息臨西海以望大秦拒玉門陽關者四萬餘里靡不周盡焉若其境俗性  
智之優薄產載物類之區品川河領障之基源氣節涼暑之通隔梯山棧谷繩行沙度之道身熱首痛風  
災鬼難之域前書杜欽曰屬寶本漢所立發漢使者今悔過來順使者送至懸度歷大頭痛小頭痛之山赤土身熱之阪臨崦嵫不測之淵行者騎步相持繩索相引釋法顯游天竺記云西度流沙  
屢有熱風惡鬼過之必死劉敞曰注過此難者案過當作過莫不備寫情形審求根實至於佛  
道神化興自身毒而二漢方志莫有稱焉張騫但著地多暑濕乘象而戰班勇雖列其奉浮圖不殺伐而  
精文善法導達之功靡所傳述余聞之後說也其國則殷乎中土玉燭和氣天竺國記云中天竺人殷樂無戶籍耕王地者輸地利又  
其土和適無冬夏之異草木常茂種靈聖之所降集賢懿之所挺生本行經曰釋迦菩薩在兜率陀天為諸天無量無邊諸眾說法又觀我今  
田無時節爾雅曰四時和謂之玉燭何處成道利益眾生乃觀見宜於南閻浮提生有大利益又云誰中與我為父母者觀見宜於天竺利利  
種迦毗羅城白淨王摩邪夫人可為父母又云四生之中何生利益觀見同眾生胎生我若化生諸外道  
等即誹謗我是幻也爾時菩薩觀已示同諸天五衰相現命諸同侶波斯匿王等諸王中生皆作國王  
與我為檀越命阿難及諸人等同生為弟子命舍利佛等外道中生我成道時當受我化回邪入正又有  
無量眾生同墮菩薩於神迹詭怪則理絕人區維摩經曰以四大海水入一毛孔中不壞魚鱗等而彼大  
天竺受生多所利益也